三國志

一九



陸遜傳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陸氏世頌曰遜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爲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爲之綱紀門戶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都尉幷領縣事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鹽官縣也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楊

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爲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

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
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
數萬人宿惡蕩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
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
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
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毁式以亂
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
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
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
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

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
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
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荆州恩信
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
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
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
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
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
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
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

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
光塵思禀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
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
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關
望麾旄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
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
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
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
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
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

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
呂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
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
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
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
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
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
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
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
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蜀

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時荆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

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吳書曰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爲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

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
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
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
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
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
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
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
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
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
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

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慚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

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劒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

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

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輙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筭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輙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

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　吳錄曰假遜黃鉞吳主親執鞭以見之休旣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

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鬭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
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即
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
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
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
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
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
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
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
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

日興良能為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
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
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
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
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
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
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
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
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
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

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為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

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
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
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
林敗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
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揔一
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
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
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寇
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闚闟慼至
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

陸遜

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柰何獨欲捐江東萬
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
中夏垂曜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
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
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
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
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封豆與諸將弈棊射
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
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又
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

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巳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臣松之以為遜慮孫權已退魏得專力於巳既能張拓形勢使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怵惕矣何為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傷害俘馘千人未足損魏徒使無辜之民橫罹荼酷与諸葛渭濱之師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宜應其祢無

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殃哉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臣松之以為此無異殘林覆巢而全其遺㲉為曲惠小仁何補大虐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逯式逯音錄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荅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

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
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
罷臣松之以爲邊將爲害蓋其常事使遜式得罪代者亦復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何足虧損唯慮尚爲小詐哉以斯爲美又所不取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
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
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
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爲寇遜
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
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
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

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厷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脩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慼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辯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爲顯士淵之力也　吳歷稱厷謝厷才辯有計術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彊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爲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閒國用小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爲

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鑒寐惟君天資聰叡明德顯融統任正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君爲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傅常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

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
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
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
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
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
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
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
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
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
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

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笁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笁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

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
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荅權意漸解赤烏九年
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
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
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
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
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
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
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
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

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

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慼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

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
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
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
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
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
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
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
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
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
分諸軍令將軍左弈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勑

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
禦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
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
拔何事於圍而以獘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
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
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
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
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
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
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

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
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
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
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勑江
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
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
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
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
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
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

祜水軍督賀留處鎮西將軍朱琬拒亂身率三軍
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
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
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
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
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
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
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
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
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

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脩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漢晉春秋曰羊祜既歸增脩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荅孫晧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或以祜抗爲失臣節兩譏之　習鑿齒曰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從横之人臧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冶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

陸抗

淮泝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是以羊祜倣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綱以羅彊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德彌昌人積兼己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侔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闇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數以相危小凡之近事積詐以防物臧獲之餘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極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

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

之貴賤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
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
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
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
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
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
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
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慼蕃勗永已
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

見逮録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
内廣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
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
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
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
故有夏多罪而郡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
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
軍今不務富國彊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
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
審刑賞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

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蹔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荆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

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疆對内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黄門竪宦

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兄乞特詔簡閱一
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
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
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
深慼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
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
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將軍夷道監天紀
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
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
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

陸抗

學著書數十篇也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爲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爲之心喪三年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晧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景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儁遂爲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傳楊駿辟機爲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爲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爲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于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爲平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構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羈旅單宦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又從而毀之是役也玖弟超亦領眾配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以爲持兩端玖又構

之於內顯信之遺收機幷收雲及弟耽並伏法機兄弟旣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爲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爲悼歎事亦並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旣奇遜之謀略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弈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陸遜傳第十三　　吳書　　國志五十八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孫登傳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户侯登辭疾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

閒近對宜用儁德於是乃用表等爲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登爲皇太子以恪爲左輔休右弼譚爲輔正表爲翼正都尉是爲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爲賓客衜音道於是東宮號爲多士吳錄曰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緜三益之友時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爲侍中出補武昌左都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勲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爲太尉慎自恨久爲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爲之隕涕鳳皇三年卒子燿嗣玄丹楊人衜南陽人 吳書曰衜初爲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衜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衆乃服之 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衜乃私

駿綜曰元遜才而䟽子嘿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衜卒以此言見忿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衜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守卒　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宮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勑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爲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

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
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殽饌過於禮
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爲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
西還深自陳乞以父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
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
登居守揔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
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
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
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
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

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毋安在對曰在吳權嘿然吳書曰弟和有寵於權登親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讓之心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胔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慼以此爲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顔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爲國嗣没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

之恩脩黄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范愼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衜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𦭼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

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
軍以人爲衆衆以財爲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
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
爲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
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
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謇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
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闞澤嚴畯張
承孫怡忠於爲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
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
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爲忠豈況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旣絶而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爲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謚登曰宣太子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蔣陵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衆庶皆懷憤歎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見殺英實不知謝景

者字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爲
前有顧劭其次即晏數年卒官

孫慮傳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黄
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聦體
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
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
光群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
漢所以藩屏本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禀性聦敏
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

舊群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姦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吳書載權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略夙昭必能爲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至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内欲鎮撫遠近慰卹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内脩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冲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傳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爲置宮衛使中書令闞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爲太子時年十九闞澤爲太傅薛綜爲少傅而蔡穎張純封俌嚴維等皆從容侍從吳書曰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壹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憯怛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爲太子輔義都尉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爲姦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

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簿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群寮侍宴言及博弈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閒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

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
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
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弈
然後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
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弈
直事在署者頗斆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
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
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
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
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

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爲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爲太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别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寮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改嗣之規矣臣松之以爲袁紹劉表謂尚琮爲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以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步騭以德度著稱爲吳良臣而阿附於霸事同楊竺何哉和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況霸實無聞而和爲令嗣乎夫邪僻之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爲不善衆

孫和

美皆亡耳騰若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呂岱全琮之徒蓋所不足論耳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勑據晃等無事忩忩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不納晃言斥還田里孫皓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亡身封晃子緒為東陽亭侯弟幹恭為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晃汝南人見胡冲答問　吳書曰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

咸寃之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吳書曰和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寮聞之皆憂慘以為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受國土儻神靈此告寤人意乎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為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子晧為

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晧即阼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楊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珝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寮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晧引見仁親拜送於庭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日夜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顔色如平生日晧悲喜涕淚悉召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晧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

外其翌日拜廟薦祭歔欷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吳歷曰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即位封德錢唐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皓在武昌吳興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刧謙將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靚即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靚出擊大破之但兵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告皓皓酖之母子皆死俊張承外孫聰明辯惠為遠近所稱皓又殺之

孫霸傳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衎上疏曰臣

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爲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内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絶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内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爲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絶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温故博物而已然非

孫霸

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與將謂二宮有不順之從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

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搆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爲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内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柰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宫中基以得免孫皓即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

烏傷縣

孫奮傳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爲齊王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

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内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勑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存

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
詔勑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
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
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勑輔導大王既不
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
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
楊融親受詔勑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
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
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
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

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
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
而令詔勑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
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
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
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
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爲大王
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
願蒙三思奮得牋懼遂移南昌遊獵彌甚官屬不
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

慈等諫奮奮殺之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坐廢爲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爲章安侯江表傳載晧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爲庶人連有赦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兄獨耳去何有司奏可就拜爲侯建衡二年孫晧左夫人王氏卒晧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晧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晧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江表傳曰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晧不聽奮以此見疑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晧大怒遣察戰齎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千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無豫國事乞丐餘年晧不聽父子皆飲藥

死　臣松之案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猶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十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國志五十九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吳書　國志六十

賀齊傳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齊父輔永寧長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

孝廉時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爲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壻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衆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

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名五）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音干）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為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為所斷令松陽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

綴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爲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爲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楊黟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弋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弋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潜上乃多

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棓彼山賊持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齊復表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爲新都郡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餘杭

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即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爲臨水縣吳錄曰晉改爲臨安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吳書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狡獸率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賜齊軿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爲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爲兵次爲縣戶遷

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慚謹以刻心非但書諸紳也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楊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

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千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財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晉宗爲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爲蘄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爲恥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昺皆有令名爲佳將會稽典錄曰昺爲滅賊校尉御衆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爲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迕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昺子邵別有傳

全琮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楊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父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　臣松之以爲子路問聞斯行

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煖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荅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荅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

全琮

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
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
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
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
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
石亭是時丹楊吳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沒屬縣
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琮時治富春至
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
牛渚罷東安郡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脩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
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爲榮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

徐州牧吳書曰初琮爲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群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爲當有大臣之節也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將軍師爲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迕初權將圍

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
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絶障海水土氣毒自古
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汚染往者懼不
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
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
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
曰當是時群臣有不諫者臣以爲不忠琮既親
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
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
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封

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吳書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督孫亮即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傳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録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

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寋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召岱還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即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爲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

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湞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眞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

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
必也晝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
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
良俱進徼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
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徼大將甘醴
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
侯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
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
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
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

還屯長沙漚口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爲刺史或語脩蝦鬚長一丈脩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脩脩用服之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爲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

元惡旣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
巳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
驚又得惡民以供成役重自歎息賞不踰月國
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
荆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
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擾攘岱
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
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
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
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

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乗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

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内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𧞤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輙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䟽

巾布𧝓葬送之制務從儉約凱皆奉行之

周魴傳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爲寧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矦相旬月之閒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楊西部都尉黄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没屬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勠力致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楊州牧曹休魴荅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

事或漏泄不能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
其一曰魴以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
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
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
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甞不寤寐
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
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
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
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
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

分絶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遥陳
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
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
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横讒禍在漏刻危於
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
雖志行輕微存没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
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
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絶其委命事之宣
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絶向化者
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

周魴

賜秘報勣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勣所
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
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
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勣旣目見靖事且覩東
主一所非薄嫌不復厚雖或暫全終見翦除今
又令勣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勣之趣也雖
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
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惟當陳
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少
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

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勳命訖矣東王貢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趣合肥諸葛瑾步隲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王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脩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勳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内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

誰不企踵顒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
蓍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日所遣董岑
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
齎牋託叛爲辭目語心計不宣脣齒骨肉至親
無有知者又已勑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
者得傳之也勑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
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
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
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
魂爽怳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

其一以爲後信一齊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王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日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即應人倡之爲變聞聲響抃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王圖與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也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搔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任

周魴

百里上令此閒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閒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塹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

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
靖之變其鑒不遠今勳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
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
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
民大小歡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
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
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
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
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
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

目睹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
此降叛日月有人闊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
事事宜神密若省魴牋乞加隱祕伏知智度有
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烝仍乞未罪怪
魴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
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
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
天覆含臣無效猥發優命勑臣以前誘致賊休
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
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

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諭休
於計爲便此臣得已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
一會輙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
者如别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
伀㦗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
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
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
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
謹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
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

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尾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徐衆評曰夫人臣立功効節雖非所塗然各有分也爲將執桴鼓則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在不苟魴爲郡守職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誘敵髡剔髮膚以徇功名雖事濟受爵非君子所美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並受其害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

便宜從事勳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勳在郡十二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勳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爲東觀令無難督虞預晉書曰勳入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彊禦齊萬年反以勳爲建威將軍西征衆寡不敵勳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場追贈平西將軍勳子圯札皆有才力中興之初並見寵任其諸子姪悉處列位爲揚土豪右而札凶淫放恣爲百姓所苦泰寧中王敦誅之滅其族

鍾離牧傳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會稽典錄曰牧父緒樓船都尉兄駰上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齔時號爲遲訥駰常謂人曰

〔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爲不然〕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覺仕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慚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

牧由此發名徐衆評曰牧蹈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而不校又從而救之直而不有又還而不受可不爲之仁讓乎哉荅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今小民不畏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爲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若不惡不仁者安得爲仁哉蒼梧澆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爲難矣未得爲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孔子也

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會稽典錄曰高京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賊率曾夏等衆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衜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

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郡四年以疾去職還爲丞相

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

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鸞擾鸞擾則
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
曰不然外境内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
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勑外趣嚴掾史
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
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
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
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
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
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

鍾離牧

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會稽典録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曰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況於侯也牧笑而荅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録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爲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憒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爲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爲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劒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睢太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爲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

何無不成之有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褘嗣代領兵會稽典錄曰牧次子盛亦履恭謙爲尚書郎弟恂領兵爲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平智略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恂計後半年晉果遣將脩信陵城晉軍平吳恂領水軍督臨陣戰死

評曰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御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内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薪子獲譏毀名云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吳書　國志六十

潘濬傳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吳書曰濬爲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爲郡功曹年未三十荆州牧劉表辟爲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贓穢不脩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爲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荆州以濬爲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江表傳曰權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

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
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
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
郡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
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荅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伷權
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辯
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
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
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吳書曰芮玄卒濬并
領玄兵屯夏口玄字文表丹楊人父祉字宣嗣從孫堅征伐
有功堅薦祉爲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玄兄良字文
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爲會稽東部都尉卒玄領良兵拜
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爲子登揀擇妃嬡羣臣咸稱
玄父祉兄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
娉玄女爲妃焉黃武五年卒權甚愍惜之**權稱尊號**
拜爲少府進封劉陽侯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
權曰相與別後時時蹔出耳
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
絕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

手自撤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漚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爲害加騭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爲衆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口辯爲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歸服。江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爲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旍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旍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爲此也即封旍表以示於濬而召旍還免官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

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荅不能佳厷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荅厷厷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厷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乃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

潘濬

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誚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孫慮吳書曰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爲荊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於溫問曰先君昔曰君侯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爲尚書僕射代溫爲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陸凱傳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在所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爲建

陸凱

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毖於零陵斬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爲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晧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荆州牧進封嘉興侯孫晧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晧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晧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晧性不好人視己羣臣侍見精莫敢迕凱說晧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晧聽凱自視晧時從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

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弥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

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

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
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
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
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異
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
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
百役務寛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
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
峻危且童謡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
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

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
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
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
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
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
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
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稟食日張畜積日耗民
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
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
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

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
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
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
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繈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
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
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
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
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
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
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

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

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
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
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佞邪穢塵天
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
根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
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内發建衡元年疾
病晧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
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
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
邵張悌郭逴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

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
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
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爲黄門侍郎出領部
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
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
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
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
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
竊思惟莫善於禕初晧常銜凱數犯顔忤旨加
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

爲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寳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晧謁廟欲廢晧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晧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晧深警懼云吴録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爲衛凱欲因此兵圖之令選曹白用丁奉晧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據雖蹔兼然宜得其人晧曰用留平凱令其子禕以謀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宣凱旨平語禕曰聞野豬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具啓凱故輟止子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諫晧二十事博問吴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

其文殊甚切直恐非晧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晧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晧事足爲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晧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江表傳載凱此表曰臣拜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之

陸凱

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
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
災童歌其謡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
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
夏殺龍逄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
表也中常侍王蕃黄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
重鎮大吴之龍逄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
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内傷心有識悲悼咸
以吴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
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

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彧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

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
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
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
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
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土被玄黃宮
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
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
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
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陛下不遵先帝八也先
帝每宴見群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

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
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
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
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
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
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
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
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
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
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

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户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甲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

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
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
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
亂實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
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
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
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
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縣職司或莅政無幾
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
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竒解之

陸凱

奏常留心推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録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江表傳曰晧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悦其行臣竊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脩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晧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

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胷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耇被於甲胄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歔欷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彊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有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遊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

寇鈔攝威不犯我境師徒大弃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脩字敬宗凱弟也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脩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吳録曰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爲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脩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白頃惟脩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脩所述召脩考問脩爲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爲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竺泄之及服以爲果然乃斬竺後爲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

阯九眞夷賊攻沒城邑交部搔動以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元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朗才通行絜昔歷選曹遺跡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

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俏至州風氣絶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俏又畜水民得甘食恵風横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俏結以恩信者也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内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賛唐虞康哉之頌江

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
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脩庶績咸熙矣脩卒子
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
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
梗有大丈夫格業脩身絜事濟著稱南土可謂
良牧矣